

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发达或穷困，你都永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中国的国情是什么？特色又特在哪里？如何才能迅速崛起繁荣富强？……对此，每个华夏儿女无不情系心悬魂牵梦绕。本书将与你一起来探讨……

无声的内喊

刘 隐◎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无声的呐喊

刘 隐◎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无声的呐喊

编 著 者 / 刘 隐

文稿审阅 / 文 静 晓 竺

编辑校阅 / 第六编辑室

美术设计 / 莘海琴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42 - 146 号金利商业大厦
7 楼 7A

电 话 / 00852 - 67270657

传 真 / 00852 - 28514966

网 址 / <http://www.bookhk.com>

电 邮 / book@bookhk.com

印 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大 32 开本 (880 × 1230)

印 张 / 7

字 数 / 195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0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88 - 97357 - 4 - 1

定 价 /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她们不惮于前驱。

——鲁迅

书中文章多系网上所发，虽为呐喊却无声音，故曰：“无声的呐喊”

——刘隍

诅咒杂文（代序）

杂文这个劳什子，据说古已有之。但恐怕只有到了鲁迅时代，杂文才得以大放光彩，成绩斐然。并且被推到了极致，成了“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成了“匕首和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路。”这大抵算得上杂文的昌盛时期了。

杂文虽然以抗争为其生命力，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如果没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言论自由受到打压，杂文也会失去自己以展拳脚的天地。别说嬉笑怒骂，即便是略含一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也会被当作“大毒草”而受到挞伐。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新旧观念猛烈撞击，各种思想异常活跃。而此时的政治压力则较为薄弱，权势们或则由于互相争斗，无暇他顾；或则由于根基不稳，力不从心，于是便给了杂文以生存的空间。待到统治者的位子坐稳了，可以腾出手来打压了，杂文也就到了消亡时期。不仅文章会被封杀，作者也要受到惩戒，甚至入狱受刑，株连九族。历代的“文字狱”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清人入主中原之初，众多的汉文化人以其民族的传统心态和对时弊的敏感，发了不少牢骚，诉诸文字便成了杂文。但后来，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清统治者坐稳了位子，便不能任其下去了，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才打压下这种种不满的声音。此时的杂文



彻底的消亡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在中国历史上永远留下恶名的“文字狱”。

1957年，当局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一开始，许多人仍持怀疑观望之态，“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贸然开口。这时，有人写了一篇《小品文的新危机》的杂文，呼吁作家要“养成对黑暗敏感”，要干予生活，要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战斗。但也有人无不忧虑地告戒大家，“从危机到消亡，这是小品文本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此话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受到非议是情理中事。然而，后来的事实却不幸被这位作家言中了。没过多久，果然形势突变，一根“反右”大棒铺天盖地打了下来。不仅那些写了杂文的作者被打得无处藏身，就是在会上提了几条建议，说了几句重话的人也在劫难逃。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其中有不少还是正在学校接受教育，以期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的青年学子，他们满怀憧憬报效祖国的一腔热忱，一下子被彻底击碎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压得许多人几十年翻不了身，人们由此得出了“反右之后不发言”的沉痛教训。

我之所以要诅咒杂文，不仅因为它常常给作者带来种种灾难，还因为它那蹩足的写作技法。诚然，杂文自有杂文的优势，它犀利、敏锐、快捷、幽默，能一语中的，触其要害，使被揭示者无处遁匿；使人民大众发蒙振聩。然而，杂文的那种佶屈聱牙的话语，拐弯抹角的手法，则大大妨碍了思想感情的充分表达，难免以词害意，这自然影响了读者的理解和它的广泛传播；有时简直让人如堕五里云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果这也算是杂文美的话，那么，这种美显然是一种有缺陷的美，一种畸形的美，终究会给人留下深深的遗憾。有的杂文作家把他的文章比作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这种舞蹈虽然也能让人称奇，但如果去掉镣铐，岂不更自如，更灵活，更能创造出千姿百态优美典雅的舞姿来吗？

台湾有位作家，谈起大陆的杂文深不以为然，她诘问道：你们有话为什么不直说呢？何必拐那么多弯，让人看起来实在费

劲。显然，此话并未揭示到问题的病根，但却也反映出杂文的一种缺憾。大陆也有作家则称自己特别偏爱杂文。他说：因为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杂文可以揭示；同时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揭示便受局限。而局限，正好因势利导，构成杂文曲笔的艺术性。

文化艺术是现实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土壤便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杂文自有杂文生存的土壤，这大概就是那位作家所说的，“既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吧。民主固然很好，但若被“一定程度”所限定，那的确岌岌可危了。如果再加上种种“禁忌”，那就更可怕了。这样的民主，说到底仍只不过是权势们手中的玩物而已，什么“程度”，什么“范围”，一切全看人家的脸色了，一不留神就会掉进陷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鲁迅先生曾说：“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随着时弊的消亡，杂文的消亡势所必然，不过这时的消亡与先前的消亡有所不同罢了。前一种是打压之下的消亡，后一种是“寿终正寝”式的消亡。犹如人的死亡，前者是非正常死亡，后者则是正常死亡了。我想，如果真的处于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之下，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地讲话，痛快淋漓地批评，还要杂文这种劳什子作什么？

吾亦爱杂文，但我宁愿不要杂文，也不要这个充斥时弊的时代。

让杂文同它生存的时代尽快消亡吧！



目 录

CONTENTS

【代序】诅咒杂文	/ 1
中国目前最缺什么?	/ 1
末代皇帝的“辮子”及“位子”	/ 3
话说“托儿”	/ 5
戏说“反恐”	/ 7
要“赛先生”也要“德先生”	/ 11
莫把悲剧当喜剧	
——韩国政坛风云启示录之一	/ 13
自古忠臣出逆子	
——韩国政坛风云启示录之二	/ 15
人生有情泪沾臆	
——韩国政坛风云启示录之三	/ 17
历史的辩证法	
——由巴基斯坦全民公决穆沙拉夫去留说起	/ 20
垄断必致腐败	
——看电视连续剧《大法官》有感	/ 22
中国人的“心里话”是什么?	/ 24
说“心里话”容易吗?	/ 26
主人教我一句话	/ 28
该向谁大声疾呼?	/ 31
靠“自觉”,还是靠“制度”?	/ 33
是“仇富”,还是“仇腐”?	/ 35
多来几下“炮轰”如何?	/ 38
从布莱尔的“口臭”说到越王勾践的“口臭”,再说 到周厉王的“防民之口”	/ 40

CONTENTS

目

录

向贪官进一言	/ 43
“公开招聘”质疑	/ 45
“国情”的奇迹	
——有感于伊拉克全票公决萨达姆	/ 47
“国情”的遗憾	
——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进一言	/ 49
相似的历史与不相似的包装	/ 51
由外国元首“自费旅游”引出的话题	/ 54
谁给了他们特权	/ 56
想起大禹治水	/ 58
想起《有的人》	/ 61
“中体西用”的破产	/ 63
独裁者的必然下场	/ 66
刺刀下的“盛况”	
——从萨达姆的“自白”看独裁制度下的选举	/ 68
“新闻自由”是正义之剑还是洪水猛兽？	
——由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被曝光说起	/ 72
教育腐败，谁之罪？	/ 76
为黄金高的行为叫好	/ 79
从张惠妹被拒演说起	/ 81
廉是“述”出来的吗？	/ 84
别给民主泼污水	
——关于台湾大选的一些思考	/ 87
还会有多少马加爵？	/ 90
孔子的为政之道	/ 94
温饱 + 发展 = 食欲 + 性欲	/ 96
“雄狮”怎么变成“灰老鼠”？	/ 99

目 录

CONTENTS

- 民主是需要的,更是争取的 / 101
- 萨达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 104
- “天价买村官”忧思录 / 106
- 能“永远告别”吗? / 109
- 谁为“犯罪”负责? / 111
- 谁为“自杀”负责? / 114
- 写在“神五”上天时 / 116
- “诽谤省委主要领导”是何罪名? / 119
- 砍还是不砍? 这是个问题
——由抓小偷被刑拘引出的话题 / 122
- 可悲可叹的“夫人革命” / 125
- 想说“罢免”不容易
——关于台湾总统罢免案的感言 / 127
- 民进党为何善打“台独”牌? / 129
- 从贫困农民陈东生的自杀说到伊朗总统内贾德的
上台 / 132
- 从陈家山到孙家湾
——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历程 / 135
- 当你唱《国歌》的时候 / 138
- 我也患了“健忘症” / 139
- 由邹涛先生的“不买房行动”说起 / 141
- 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失落了吗? / 144
- 城市渣土车何以久治无效? / 147
- 公务用车改革缘何流产? / 149
- 更可悲的是“精神贫困” / 152
- 假若连宋不能“登陆” / 155

CONTENTS

目

录

还会出现更多的王斌余	/ 157
《财富》论坛落幕之后自办?	/ 160
解读阿卡耶夫	/ 162
由印度洋大地震想到的	/ 166
由德国总统施罗德的节俭生活说起	/ 168
有感于卢武铉退休之后的户籍、住宅……	/ 171
别斯兰并不遥远	/ 174
中国人,喜耶?悲耶?	/ 178
民生乎?民主乎?	/ 181
贪官为何高票当选?	/ 184
法律的尊严	
——台湾“反腐倒扁”感言之一	/ 187
他们为何死挺阿扁?	
——台湾“反腐倒扁”感言之二	/ 189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背后	/ 192
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离世引出的话题	/ 19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启示	/ 197
只有赞颂,远远不够	/ 199
能“给社会一个交代”吗?	/ 202
“独立调查”能“独立”吗?	/ 204
人民的选票高于一切	/ 207

中国目前最缺什么？

某报曾经开展过关于“杜丘”的讨论，虽然早已看过却至今未能忘怀。想不到这位数十年前生长于日本的检察官，直到跨入21世纪后仍为中国人所神往，千呼万唤不出来，这大概是《追捕》的编创人员压根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中国目前究竟最缺什么？“中国目前最短缺的是制度，”其中一篇文章开宗明义这样说。

这话可算一语中的。制度是基础，是根本。制度不健全，再好的法也行不通，不仅“杜丘”唤不来，而且腐败也治不了，甚至连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保不住。

在建立法制社会时，不少人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似乎只要提高一下执法机关或监督机关的级别就可以实现法制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加大力度”的“力”之所在吧。诚然，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制建设，也可以抓几个贪官污吏，但由于这种办法仍然只是原有体制下内部等级的调整，而没有从国家权力配制上进行彻底改革，因而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法制的公正实施。所谓监督，仍然只是自上而下的单线运作，舆论媒体只能放“马后炮”，特别是最应拥有监督权力的广大公民亦然被排斥在监督之外。他们唯一拥有的权力只有“告状”。而保证这一机制生效的重要前提是，“在上”必须是“清官”。一旦遇到昏官或脏官，那就不堪设想了。这也就是举报人屡屡遭受打击报复，执法者违法监督者难监督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又何尝没有法呢？“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可见历代有作为的皇帝都懂得以法治世的道理。汉代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特别将专司弹劾之职的“御史大夫”，提升到了与丞相、太尉两公并列的显赫位置，权力不谓不大。然而，无论历朝帝王如何地重视法度，如何地重视监督，但由于受“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制度所制约，任何法律制度都如聋子的耳朵一样形同虚设。皇帝的金口玉言便可使一切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法就其实质而言，本来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制定的，庶民百姓只不过是受他们统治的对象罢了，哪有一丝一毫的权利可言？共和国主席在解释第一部宪法时曾严辞驳斥“中国没有个人自由”的言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二十年后在那场红色风暴中，他竟被剥夺人身自由，非法囚禁直至折磨致死。他曾高举共和国宪法大声抗争：“是谁罢了我共和国主席？”

堂堂的共和国主席可以被剥夺人身自由，神圣的共和国宪法竟然可以任人践踏，这难道是因为没有法吗？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于是一些人又产生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似乎只要进行经济改革就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且不说这一认识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论断，只要面对一下现实状况，就会清楚看到这种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荒谬。当前经济改革之所以举步唯艰难以深入，国有企业之所以陷于困境难以自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制约。邓小平早就说过：“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家政权和制度建设的关键。人类经历了几千年血与火的惨痛教训，在政权建设方面总结积累了一套先进的行之有效的经验，这就是人民必须有效参与权力，权力必须相互制衡。这些做法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

成果，因此，我们也要像搞经济改革一样，不管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国家政权民主制度的建设，均可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如果，我们依然冥顽不灵抱残守缺，一面高喊改革，高喊民主，一面却拒绝先进的民主机制，那么，不仅“杜丘”永远唤不来，中国的前途也委实让人担忧了。

末代皇帝的“辫子”及“位子”



看过电视剧《末代皇帝》久矣。其它情节均已淡忘，而唯独溥仪剪辫子这一情节却不时浮现于脑海之中。你看他剪辫子时那毅然决然的神态，全然不顾群臣的苦苦劝阻，没有一股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是万难做到的。

可别小看这条牛尾巴似的发辫，它曾经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重要标志，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当年，清王朝的遗老遗小们，像保护祖坟一样拼命保护它，而不少革命党人为了革除它却献出了生命。可见在当时条件下，剪掉辫子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特别是作为清室的最高统治者，那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溥仪不仅敢于剪掉那条象征清王室的辫子，而且还敢于对朝廷机构坚决进行改革。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内务府，裁汰了一大批太监和冗员。他还大胆引进人才，竟然把那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洋人，聘在自己身边，并且尊为“太师”，你说他的决心大不大。如若条件具备，我想，他也定会大量引进外资以图发展的。溥仪的这种种举措，在一向顽固保守的清王室中，可算得标新立异绝无仅有了，因此，若送给他一顶“改革家”的桂冠，想必

会欣然接受的。

然而，同是这位末代皇帝，在其它方面却保守得要死，顽固得要命。国民革命早已席卷全国，而他却还关在紫禁城内做着皇帝梦，口口声声要重振大清皇室，永固封建王朝。民主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不少革命志士为此而流了许多血，而他却无视这一时代潮流，丧心病狂地要维护那套专制独裁的封建体制。改“共和”他反对；改“执政”他也不干，就是要“皇权高于一切”。为达此目的，他什么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以至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甘心去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儿皇帝”，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一面是大胆革新，一面是顽固守旧，两种截然不同水火不容的品格，似乎很难集于一人之身。然而，这种表面看似冲突的行径实质上却并无根本性矛盾，二者巧妙地统一于一个目的之中，这就是皇帝的“位子”。无论变幻什么花样什么手段，只要能保住皇帝的位子就行；一切陈规陋习祖宗成法都可改动，惟独皇帝的位子不能改动。“共和”怎么回事，“民主”意味着什么，溥仪自然心知肚明，一旦公开竞选，别说普天之下的亿万民众，就是皇室贵胄之中也大有竞争对手，岂能轮到他这个乳气未消的黄口小儿，若不是那位垂帘听政的老佛爷“钦定”，皇帝宝座怎么也落不到他的手中。

皇帝宝座一个国家自然只有一个，但要保住这个宝座的人却绝非皇帝一人。皇亲国戚宗室家族自不必说，就是周围那群如影随形的近臣，以及同朝做官的幕僚们，哪一个不想守着皇帝这棵大树遮遮荫凉呢？看看溥仪剪辫子遭到遗老遗少们反对时那黑鸦鸦跪倒的一大片；看看罗振玉、郑孝胥之流追随者如何鞍前马后殚精竭虑地筹划，就可清楚地知道这帮守旧势力是如何的盘根错节，如何的死心塌地。他们深知，保住皇帝这个位子，实际上也就等于保住了他们自己的位子；维护了皇帝的利益，同样也维护了他们的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皇位倾覆，那就会特权尽失，威风尽丧，落得个“树倒猢猻散”，“食尽鸟投林”

的凄惨下场。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要高举这面旗帜，维护这个中心的全部用心所在。

其实，类似清末王朝的这出闹剧历史上并不少见，一切反动统治者莫不是这等挂羊头卖狗肉的角儿。除巩固既得利益这一最终目的是真而外，其他一切作派都是假的，骗人的。他们常常举起“革新图强”的旗号，但从来就不愿意也不可能改变他们赖以生存的特权制度；他们有时也高喊几句“民主”的口号，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欺世盗名而已，或者是在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所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一待位子坐稳，便会“秋后算账”，大打出手。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惨痛教训难道还少吗？

然而，正像溥仪的种种努力未能挽救清王朝彻底覆灭的命运一样，一切专制独裁统治都不会长久的。时代前进的大潮任人也阻挡不了。



话说“托儿”

当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时候，人们最憎恶的往往不是那些制做假货的厂家，而是直接诱哄他们上当受骗的“托儿”。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那些厂家，无论其心肠如何黑，手段如何毒，总是躲在市场后面的神秘角落——所谓“窝点”之中，跟消费者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而“托儿”，则常常游弋于大街小巷之中，招摇于稠人广众之处，一不留神就出现在你的面前，甜言蜜语，笑容可掬，说得满嘴流油，活灵活现，不由你不信。牙一咬慷慨解囊，满以为这回占了大便宜。然而，过后一思

一算，一查一问，方知落人圈套，上当受骗。面对一大堆用血汗钱换来的假货，气得直咬牙关，你说这“托儿”可恨不可恨？

中国的事情就是怪，一些丑恶你不抓到也罢了，你若越抓反而越加猖獗，“托儿”即是明显一例。过去只听说赌博场上有诱骗人下赌注的角儿，这大概算得“托儿”的开山鼻祖了。但那只是偶见，且只限于赌博行当，而现今的“托儿”却遍布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见处处见。有人说在王府井大街扔块砖头就能砸着几个厅局级干部，而“托儿”也同此类干部一样廉价得很，只要你一上街，冷不丁就会碰上几个。曾看到一则消息：《警惕人才招聘会上的“托儿”》，单这一醒目的标题就令人叹为观止。连人才招聘这样文明高雅的场所也成了“托儿”肆虐的天地，偌大中国，哪还有一片净土呢？

人们憎恨那些引诱自己上当受骗折损钱财的“托儿”自然无可厚非，然而却往往忽视那些导致自己迷失方向颠预糊涂的“托儿”。此类“托儿”，不像前面所说的那类“托儿”平庸低俗浅薄轻佻，仅仅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干那种营生。他们往往有着一定的身份，一定的背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或居庙堂之上夸夸其谈，或借媒体之光频频亮相。他们也不像其他“托儿”那样简单外露招数无几，让明眼人一看便破绽百出，而是含蓄蕴藉高深莫测，一副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样子。他们有时也现身说法，时而激昂慷慨，时而义愤填膺，时而痛哭流涕，时而笑逐颜开，把假戏演得比真的还真。一般老实人是轻易看不透他们的把戏的，说不定还会被他们骗得一愣一愣地一起进入了角色哩。

孟夫子云：“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话用在对待骗术上面倒有几分恰当。人们往往容易识别那些小骗术、小“托儿”，而对大骗术、大“托儿”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倒不完全是识别能力的问题，而主要是认识上的一种误区所造成，犹如反映在人们视觉上的物体本来是倒立的，但久而久之，谁也不会以为其倒了，反而会把正的看成倒的。一种骗术如果玩得大大咧咧，不遮不掩，人们常常便会失去警觉，习以为常，见